

《妮萨》
[美] 玛乔丽·肖斯塔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日落以后，月亮升到高处，月经又来了。一次月经过去，一次月经又来了，又过去了。然后是又一次，再一次；月亮不断过去。她又怀孕了。”妮萨轻快地诉说，玛乔丽把它们记下来。《妮萨》，一部充满魅力的人类学经典著作由此成就。

1969年，玛乔丽·肖斯塔克跟随丈夫前往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对昆人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的田野考察。初遇妮萨，玛乔丽满怀疑惑，她实在太能说会道，很有表演欲，不过当玛乔丽生活一段时间并且访谈了很多昆族女性之后，妮萨之前的讲述得到了侧面的印证，而玛乔丽也明白了一个头脑清晰、言谈有序的“信息人”有多么重要。

《妮萨》采用三声部叙事手法，美国人玛乔丽的看法搭建了前因后果的框架，人类学家玛乔丽的阐释是每章的导引，妮萨明朗跳脱的口语表述是整本书的核心。“哪个男人不爱我？”妮萨恣肆张扬。这个50岁的老妇人涂脂抹粉，时时卖弄风情。她嫁过五个丈夫，拥有很多情人，生了六个子女，“神不肯留给我孩子。我的孩子全死了。生下来，又死了。因为神拒绝给我孩子。我生了好多孩子，但神把他们全杀了，一个都没留。”不长的人生当中，天灾人祸时时光临，回望这样的一生，妮萨却平静竟而得意。

为了活着而得意。昆人非常自我。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我”是最重要的，“分享”是最大的美德，“小气”是最差的人品。昆人的死亡率非常高，他们必须豁达地用“神的旨意”来释怀亲人们的离世。将不幸归之为命运的安排，以信仰为支撑，继续生活。

少女初潮来临，部落会举行隆重的月经仪式。女孩打扮得漂漂亮亮，盖住头，安静地坐在那里。男人们不能看到她的脸，她会产生巨大的神灵力量，让心怀不轨者在打猎时受伤。月经与生育紧密相关，在科学缺席之时，人们如何看待它的神秘特性？《本草纲目》记载月经谓之“先天红铅”，野史传言嘉靖皇帝将其作为长生丹药配方。月经在神话、巫术、宗教里都占据一席之地的事实说明了不同文明在某些时候的兼容性。图腾、仪式和禁忌包含着初民对宇宙、对神灵、对自身的混沌认知。

玛乔丽对昆人性生活的过度关注，甚至招致了一位丈夫对妻子不忠的怀疑，“嗯，婉特拉（玛乔丽的昆族姓名）找你谈话，你是不是找情人了？”在昆人的生活里，只要不予公开、不被发觉，情人司空见惯。因之而起的嫉妒、争斗和家暴常有发生。我们也许无法理解这些状况。婚姻由父母指配？10岁就嫁给了不认识的男人？愚昧！

可是，丈夫想和妻子发生关系必须征求对方同意。昆人幼时就爱玩性游戏，互相拥抱、摩擦、抚摸，但奇异的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非常克制。大概直到20岁妮萨才会到男女之乐，在那之后，她的欢爱皆出于本心。对身体的掌控，对自我意志的表达，谁人可比？妮萨震慑住了在场的部落成员，也震慑住了透过纸页窥视她的生活图像的自谓“文明”的人们。

妮萨起初是玛乔丽的观察样本，她的成长、家庭、性、死亡、疾病的故事集中反映了昆族女人的生活面貌。后来她渐渐成了玛乔丽的密友。生而为女性的感情共鸣和命运关切将她们联系在一起。《妮萨》充盈着丰富的情感，是心灵与心灵的靠近。三种视角的交织，也是不同文明的相互对话。月亮升到了高处，总有些景色，我们共同望见。

我们相处就是一本书的情意

在这个时间里重温生命中那些过往，那些往事，是有一种春日迟迟陌上缓缓的感觉

悦读



《花是不睡觉的》
流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我应该是比较少的看到这本书成为一本书过程的人吧？书最后成为这个样子，对于极端唯美的流丹也算得其所了。

我不知道流丹在这本书之前还有过其他的书。这个主持人，我也从来没有听过她的节目，虽然我很想听和她生命休戚与共的“情爱话廊”。这个回荡在城市夜空的声音，抚慰过多少不眠的人。这种深夜节目应该曾经很流行吧？我记得上个世纪末我在南京读研究生班的时候，一个同宿舍的男人总在夜夜到深的时刻听收音机的深夜节目。对，应该就是“情爱话廊”，因为我忽然可以肯定我反复听过一个此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声音“我是流丹”，我也忽然理解了书名“花是不睡觉的”。“花是不睡觉的”，那些深夜在寂寞荒芜城市无法安睡的人，是寂寂开落的一朵花，而流丹是其中一朵怎样的花？我无端地想起一个中国的老故事“秋翁遇仙记”。

认识流丹和读到这本书之间应该没有隔开多久。南京这座故都旧都废都的饭局是会遇到很多静水深流的人。我不记得谁张罗了那次聚会，座中有画画的，写诗的，也有十三不靠的闲人。晚上有节目，流丹匆匆来去。流丹是有记录习惯的人。我会好奇她会怎样记录一个夜晚。而且，我相信这本书都是来自她的“记录”。在未有网络和微信之前，记录靠的是纸和笔。读《花是不睡觉的》，看到那些出现在流丹文字里的人事、心情和思想，我会想他们是因为怎样的因缘和因果成为流丹无法忘记无法释怀的，而如果她还会有下一本本书，我会，会如何出现在她的文字中间？或者就像她书里光阴里的那些空白，我也许只是在那些空白的地方。只是有了微信这种及时记录的工具，流丹还会像以前那样去“写”吗？即使纸和笔换了键盘。而且，她现在那么迷恋画儿，有了另一种记录，她还会“写”吗？因此，我希望首先读到这本书的人是在我之前认识流丹，和流丹相处的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去从文字的光亮或者幽暗的缝隙发现一个复活了的自己，然后他们会怎样和流丹相处呢？意识到流丹会“写”会“记录”，还能春水坦荡地相处吗？是的，我认识流丹以后，我把她的微信看成另外一本《花是不睡觉的》，在别人或许不在意之处，我在意着我被她微信“写”和“记录”的那些时刻。而那些没有被她微信写和记录的，会沉入彼此记忆深处，还是已经被她更“幽暗地”写和记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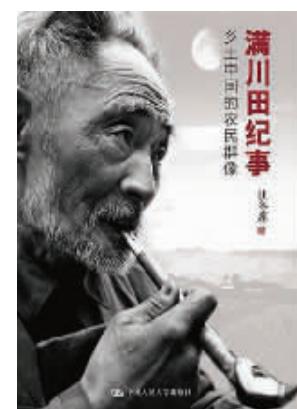
读《花是不睡觉的》，流丹是生活在许多时间里的人，她用白天和黑夜最干净的计时方式；用我们最通行的某年某月某日；可是属于她的有我们几乎废弃不用的“二十四节气”。这是更古老的时间，曾经是天人万物共同分享的时间。流丹是热爱这个时间的。在这个时间里重温生命中那些过往，那些往事，是有一种春日迟迟陌上缓缓的感觉。

我第一次在旅行中读这本“书”，那时它一篇一篇的，我读流丹的这些文字，我问她这是一本恋人书吗？给时间这个最深刻的情人。这些文字如果不写下来，就是些恋人絮语吧？也许只有谈恋爱才会如此不避琐细地说吧？那些光明里微弱的挽歌和叹息，最愿意听的就是恋爱中的我和你。所以，那些还和流丹无关的人，遇到《花是不睡觉的》，流丹告诉你的是你不在的时间里的她。

一个乡村的转型与迷茫

三十七篇饱含泥土气息的生活随笔，试图做一个内陆乡村四十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好书我读



《满川田纪事》
汪冬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世界里的笔者，总是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着20多年媒体工作经历的汪冬莲，始终高度关注农村发展问题。本书中，她以老家安徽黄山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通过37篇饱含泥土气息的生活随笔，试图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乡村文化，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最无法忘却的乡愁。穿越历史幽深的时光隧道，满川田的嬉鱼节活动虽然依旧活跃在乡村，但相较于历史上人们精神层面面对活动仪式感的丝毫不敢怠慢，对活动自娱自乐的看重，今天的嬉鱼节明显带有更多招揽游客的功利色彩。对于饱尝黄山毛尖行销大江南北甜头的村民而言，抛弃传统乡村道德范式，敞开怀抱迎接市场经济再正常不过。只是这样一来，乡村变成了城市的附庸，或者说沦为城市的缩微版。

汪冬莲就此指出，“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钱穆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活水源头正是农村。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汇入到世界经济大江大海后，各种“化学反应”结果必然波及方方面面，包括像满川田这样原本僻静的山村。

满川田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本质上的农村，满川田并不能超越农村群体的普遍特征，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出。虽然满川田依然可以安身立命，但对于渴望走向外面世界的新一代年轻人，城市才是他们奋斗的归宿。另一方面，满川田残存的质朴本色，又吸引了外地人特别是许多城里人的欣赏目光。当然，这种欣赏只是居于表象，不太可能促使这些人转化为农村人，既而以同样身份真正融入满川田的世界，这本身象征着一种天然的差别。

近年来，乡村调查著作颇多，其中不乏精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申赋渔的《匠人》等，这其中也包括去年上半年一经推出便引起较大反响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闾海军著）。这本书同样是对乡村的解剖，其聚焦对象是西部一个贫穷的乡村。闾海军也提到了农村人口特别是“精英”的快速出走，农村工匠的大量流失，光棍司空见惯，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乡村治安恶化……在所有阵痛中，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因为大量青壮劳动力的出走而格外严峻。

因为地理等原因，崖边更像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极端，相对经济条件要好的满川田面临的转型阵痛不似那般鲜明激烈。不过，这种阵痛的弱化，并非全然因为满川田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者的反哺。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农村对城市的高度依赖，农村自生能力的日渐羸弱。

1990年代中期，温铁军等人指出，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也是自那时起，“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范式思维。像许多自发开展乡村调查者一样，汪冬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铁脚板，得出破解乡村阵痛的密码。每一种尝试都值得认真对待，但对于一个历经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转变根深蒂固的农村观念，这不单属于农民自身需要直面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均应思考的命题。

禾刀

林颐